

海彥 山彥

(日本山本有三作一幕劇)

侍桁譯

人物：

海彥

山彥

太古時土人之兄弟。

一間極樸素的小屋之內部。

中間是土地，兩端有低床。土地的中央有一塊焚火的地方，屋頂有穴孔通烟。

屋裏沒有人，虫鳴着。

薄暗的傍晚要近夜的時候。

海彥自外歸來，手裏拿着弓與矢。一進門便急急的仰臥在床上。

海彥 啊，疲倦了！

仍暫時斜臥着。

一會兒山彥也自外面歸來。但是不肯立刻走進，站在哥哥開放了的門口，偷偷的向屋裏

(1)

海 彥 山 彥

一

(2)

探望。露出不好意思進來的樣子，又退出身去。

海彥 (聽見了動聲) 是山彥麼? (半支起身來) 誰呀? 不是你? ——啊，天已經黑了。
走下床來，起始磨擦着木材焚火。

山彥又從外邊歸來，在門口彷徨了一會兒，就着海彥面向着裏面點火的時候，走進屋來，手裏拿着的魚竿暗暗的放在屋隅。於是無事般的走進哥哥的身旁。

山彥 哥哥，我點火吧。

海彥 啊，你才回來? 今天真晚了。

山彥 哼，今天是晚了點兒。——我點火吧。

海彥 不，不用，我已經點着了。

山彥 天氣冷起來了。

海彥 說的是呢，在未下雪之前，要不積存下些食物和燃物……

山彥 可不是麼。

海彥 喂，今天真險極了。

山彥 怎麼了?

海彥 我完全按着你說的做去了，哦，真是危險。滾下山去了。衣服也撕破了，手脚也磨破了，真糟。——你看，都鬧成這種樣子了。

山彥 是追鹿麼？

海彥 哼，，好大的一個呢！我覺得一定可以捉住了，誰知前面就是山，我又不會跑山道，踏了一個空便弄成這個樣子。……我可搵山怕極了。

山彥 哈，今天要是我呀，一定可以捉住一個很大的來。

海彥 無論是誰，不會當然作不好。你非要換不可，所以沒有法子，明天起，咱們還是各人做各人的罷。——今天你怎麼樣？

山彥 什麼？

海彥 我問你釣着魚沒有。

山彥 （索然的微笑了笑）

海彥 也是照樣麼？……但也不至于一尾都沒釣着吧？

山彥 （無言）

(3)

海彥 一尾也沒有？哼，出去的時候，白吹了半天牛。

(4)
山彥 今天是因為潮水太壞了。

海彥 你看，又是這樣的話。

山彥 並不是又……。

海彥 得啦，算了吧。反正誰也是什麼都沒捉着。

山彥 這倒是真的。

海彥 仍是像我所說的吧？釣魚的人要上山，打獵的人要釣魚，所以鬧成了四不像。算了，

好在今天一半也為取笑……。

山彥 哥哥。

海彥 什麼。

山彥 那麼，明天又各自做各自的了？

海彥 那樣不好麼？老是這樣子兩方都沒有意思。

山彥 再換一天好不好？

海彥 若再遇見今天這樣的事，那更糟……。

山彥 唉，再換一天吧。

海彥 你好好的想想，若是總這樣子繼續下去，我們竟等着喝西北風罷。

山彥 今天因為彼此都不熟，所以失敗了，明天就沒有這種笑話了。

海彥 明天也是照樣。

山彥 但是既然換着做了一次，彼此沒有一點成效不是太沒有意思麼？

海彥 你對於什麼都是任性的，沒有成效又算了什麼。

山彥 我總覺得不好過。

海彥 別糊塗了，眼看着就要下雪了，在這時候要不好好的釣點魚……

山彥 所以我明天一定要多多的釣些來。

海彥 你總是這樣說，就是釣魚也不是一天半天可以學得好的。——你是討厭上山了麼？

山彥 那倒不是。

海彥 既然是這樣，為什麼自己不做自己所能的工做呢？隨隨便便的就獲得好多東西不好

麼？竟作這種外行的事，費好大力氣，結果什麼也得不到。

山彥 可是，哥哥……

海彥 你真是對於山厭煩了罷！

(5)

(6)

山彥 到不是厭煩……。

海彥 那麼還費什麼話呢！

山彥 (躊躇着)

海彥 你無論說什麼，我對於山是厭極了。現在我把弓箭還給你，你也把釣魚竿給我。

山彥 (無言猶豫着)

海彥 怎麼了？

山彥 不怎麼。——唉，哥哥，再換一天吧。

海彥 你怎麼這樣的不明白？就是換了，又有什麼好處呢？——好，這是你的弓，快把魚竿

給我。

山彥 (無言)

海彥 怎麼了？我的釣竿壞了？

山彥 不，不，決……。

海彥 那麼你就拿出來吧。不好麼？

山彥 (難過的樣子) 哥哥。

海彥 什麼？

山彥 (又默默的把弓放在哥哥面前)

海彥 (只用眼看了一看) 我不已經說過了麼？你再也不肯還了！

山彥 不是，不是……

海彥 是什麼呢？

山彥 好，你先收了……

海彥 收了怎麼樣呢？

山彥 別鬧啦！哥哥……

海彥 我不要這個，我拿着也沒有一點用處。

山彥 可是……

海彥 你怎麼這樣的固執呢？——快把我的東西還給我！

山彥 到沒有旁的原因，只是……

海彥 喂，山彥。我從沒有說要同你換罷？並且我不是說已經討厭極了山麼，你還硬着頭不

(7)

答應。你今天到底是怎麼了？

海 彥 山 彥

(8)
山彥 (無言)

海彥 你莫非有什麼隱藏着的事麼？

山彥 (無言)

海彥 你把魚竿快拿出來！我明天早早的就要出去，我現在須先看一看。喂，你拿出來不？

山彥 哥哥。

海彥 你拿出來不？你要不肯拿，我自己拿了？喂，你到底拿出來不？

海彥將弟弟推到一旁，取出釣竿。

山彥背向着哥哥，在火的旁邊突然的坐下去。

海彥 (檢看着釣竿) 啊，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早就猜想到了。——你把魚鈎弄丟了，明天

仍是照樣的出去？還說什麼明天一定多多的釣些魚來？硬着頭說假話……你也真有臉

說！

山彥 (無言)

海彥 喂，山彥。鈎子失了，你爲什麼不爽快的說出來呢？有什麼可隱瞞着的，還拿弓同我

換，騙我！你怎麼作出這種沒意思的事？——就是多延長一天，又有什麼好處呢？你想

暗 能作出一個來麼？真討厭的東西。

山彥 (越法的沈默了)

海彥 所以我說，自己不能做的事，強着要做，一定非糟不可，你咬着牙一定同我換，我沒有法子只得依了你。你看，現在鬧成這個樣子。——我本來是怕你釣不好，給了你一個最好的鈎子，到底你給我丟了。真沒有方法，那是我心愛的一個大鈎子。——你今天在哪個地方釣的？

山彥 (無言)

海彥 喂，我說你在什麼地方釣的呢？

山彥 (仍不言語。突然拔出劍來，將刃放在火裏。)

海彥 你要怎樣？糊塗什麼？你停手不！

海彥 想從火裏把劍拔出來，山彥不依。

海彥 喂，劍刃已竟快溶化了！

山彥 化了也好。

(9)
海彥 真是個硬頭的東西！你到底想要怎樣罷？

海 彥 山 彥

(10)

山彥 (不答)

海彥 你想要做鈎子啊？你如何能做的了呢！

山彥 你不用管我，反正還你一個鈎子好了。

海彥 什麼！

山彥 還你個鈎子算什麼，不就是一個麼！

海彥 你把人的鈎子弄丟了，還說這種話！

山彥 誰讓你老沒完的叨念呢！

海彥 (激烈起來) 山彥！

山彥 (特意的沒事般的) 什麼？

海彥 你想還我一個鈎子就能完了？

山彥 那麼，怎樣呢？

海彥 你還的了我麼？

山彥 當然還的了，還你一個更好的。

海彥 你想拿你做的了還給我？要真想還，非把元來的還給我不行。

(11)

山彥 你管是那一個了，反正讓你能釣魚，還不行麼？

海彥 你做了的怎能用呢？活的魚是一尾也釣不來。

山彥 不能用又怎樣呢？（拿出燒紅了的刀用鐵物打）

海彥 喂，山彥！你這樣的亂打不行，你如何會做鈎子！快停手！你停不停？

山彥 （仍沉默着打那燒紅了的刀）

海彥 喂，即早快收了你的皮氣，不看把指頭弄壞了。

山彥 吵吵什麼，立刻就還你一個。（仍打着）

海彥 你做的那種不能用的東西，誰稀罕！你就是給我多少，我也不要。你丟的哪一個，你

還我哪一個。

山彥 這個怎麼不好了？

海彥 不行。

山彥 那麼，我白做半天了。

海彥 你怨誰呢！誰讓你這樣硬着腦袋！你想那樣的鈎子能用麼！

山彥 好，你隨便吧！

海 彥 山 彥

一一

(12)

自己把做着的东西抛在地上。

海彦 「隨便」怎麼講！你既然說還我，你非還我不行。

山彦 爲什麼我做了你又不要？

海彦 我要元來的那一個。快還我，還我！……怎樣？不能還給我呀！要出氣的話，你就把鈎子拿來看一看。你還不了吧，還不了吧！

山彦 (無言)

海彦 你看看，空打成了這樣的大彎子！

山彦 (口裏喃喃的說)畜生！

海彦 你即早陪個不是，算了。

山彦 (無言)

海彦 你說一句軟話不？

山彦 (無言)

海彦 喂，你認錯不認錯！

山彦 爲什麼我認錯？

海彥 你不認錯？——好，把鉤子還我。

山彥 (無言)

山彥 好，還你！

海彥 還我？——真的？

山彥 (無言)

海彥 我明天早晨還要用呢，趕緊給我找來。

山彥 好，我找去。

海彥 這纔是英雄。

山彥 (哭着的聲音) 一定給你找去，一定給你找去！

雖然這樣地說着，但仍沒有動身的樣子。

海彥也不再往下深究，暫時靜默了一會兒。忽然從懷裏撒出好多的胡桃來，在石上一個個的擊碎了，默默的吃着。

又停了半天。

突然山彥站起來要出門的樣子。

海彥 山彥

(14)

海彥 往那兒去！

山彥 (無言)

海彥 是到海邊去麼？

山彥 (無言)

海彥 要去，吃飽了再去！

山彥 我不想吃！

海彥 山彥，你怎麼這樣的倔強呢？

山彥 (要哭的樣子) 到底也不知是誰才真倔強呢！

海彥 好，好，無論如何，你吃罷東西再去吧。(強着使他弟弟坐下) 你餓不餓？……喂，快吃罷！

山彥也起始動手拿胡桃，可是兩個都默默着。只是有胡桃打在石頭上的聲音，與時時鼻孔強吸氣的聲音。

海彥 今天什麼都沒得着，所以拾了些胡桃來。

海彥只看了看弟弟的臉，見對方沒有回話，也不便再說了。

兩個人又沉默起來。

海彥 你真是任性極了，倔強也得差不多的。

站起身來走到牆角去，拿來一束乾魚。

海彥 今天晚上還吃這個吧，本來是存起來的了……！

將魚給他的弟弟，自己也隨着吃了起來。

稍頃。

海彥 啊，吃飽了。今晚還是早點睡吧。

走到門口望外看。

海彥 出了滿天的星，明天一定是好天氣。

關好了門。

海彥 喂，你也快點睡罷。

在床上鋪好了簡單的東西，自己便臥在上面。

海彥 （躺着說）啊，還是睡覺最舒服。

很長久的時間。

蟲鳴着。

山彥始終也沒動，只癡坐在火的旁邊。時時的擦着眼淚。

海彥 (忽然睜開了眼) 你還沒有睡？

山彥 (無言)

海彥 你怎麼還不睡？快睡吧。

山彥 當然不睡，我立刻就給你找鈎子去。

海彥 (突然的飛起身來) 你怎麼沒完了！混賬東西！(突然打了弟弟一下)

山彥 你想怎樣！

海彥 不這樣的教訓你，你是不能明白。(按着弟弟打)

山彥 你想怎樣！(抵抗着)

海彥 這你就好了吧！(連着推了兩下) 怎樣？我看你還鬧不鬧？有完沒完！

山彥 (無言)

海彥 你怎麼不說話呢！打的還不痛罷！混賬東西！畜生！畜生！(又打)

山彥 (伏在地上一聲也不响)

海彥 啊，真是個硬嘴東西！打了你，怎麼連哭都不哭呢？怎麼不「哇」的一聲哭呢？因為你有這種拘戾的性子，所以一點都不肯從順。——你說一句軟話，又算的了什麼？但你無論如何也是不肯。——就拿方纔說吧，如同什麼非要燙我鈎子不可哩，什麼自己既不會做又非做不可哩，爲什麼做這些無味的事！因為你那樣的嘴硬，才引起我說出非還鈎子不可的話，本來鈎子又有什麼稀罕，要多少沒有？都因為你不肯認一點錯，才惹得這樣說。——但我終覺自己說的太過火了，又好好向你說了半天，你仍是一硬到底，拘戾到底。

山彥（無言）

海彥 我本沒有心打你，也不想同你急，只因為你太氣人了，我纔不能忍住。你以爲無論什麼事一償還就算完了麼？世界上有不能償還的東西，你知道麼？——已經丟了的東西就算完了，我有什麼非要認真不可的。就連我自己也常常有丟了的時候，何況是你呢。一點都不會釣，丟了鈎子不是應當的麼。誰讓你自己非要隱瞞着，非要騙我不可呢？你就坦然的說「鈎子丟了」，又有什麼爲難的；這算是什麼難張口的話？爲什麼不學爽直一些？不能還的東西你也要還——。

(18)

山彥 (無言)

海彥 好，算了吧！無論說到什麼時候也是一樣的事。——你還不睡麼！

山彥 (仍伏在地上)

海彥 喂，快睡吧。……你睡不？(拉起弟弟來)

山彥 (突然哭出聲)

海彥 哭什麼！可恨的東西……快睡吧！

海彥強着把弟弟按在床上，山彥仍在床裏哭着。海彥稍把寢床整理了整理，也躺進床去，兩個人背向着背睡了。又過了一會兒，蟲鳴叫着。

時時有夜鳥聲。

山彥突然起身來，在床上呆然坐了半天，又靜靜的橫臥下去。

經過了很長久的時間。

焚燒着的火已漸滅熄了，烟已不能上冒，自上邊穴孔中飛下許多落葉來。

山彥又睜開了眼，睡着呆看那漸漸消滅的火，一會兒又決心下了床，看着焚火。因爲山彥的動，海彥也被驚醒了。

海彥（從床裏邊，懶睡的聲音）火滅了麼？

山彥 哼。

海彥 怎麼……點不着了麼？

山彥 行了，行了。你不用起來了——

海彥 啊。

山彥 已經快引着了。

海彥 多放些木頭進去，今天晚間真夠冷。

山彥 哼。

海彥說完了話，又繼續着沈睡了。

美麗的火花飛了起來，火又旺盛的燃燒着了。

山彥 哥哥。——

海彥 ……………

山彥 哥哥。

又叫了一聲，可是哥哥仍是甜蜜的睡着，山彥也便立刻躺進床去。

(幕)

(譯文的底本是春陽堂出版的現代戲曲選集第五冊裏邊的一篇。山本氏是日本現代戲曲界唯一的人，這篇短劇又是他自認為最得意的作品，所以譯了出來——譯者)

趣 致

盈 昂

把門簾一掀，羊頭就喊邁，至于脚，脚還沒有踏穩呢。邁不必多喊，在一喊之下，已經有如朱門中賓主之酬答很靈快地呈現了出來。羊頭之如此慣常來訪，其行動也，大家是你知我知，不必多費問答的。如是相見微笑之後，就出得門來。但是默然。是到棧房去打個八圈了來呢，還是等到育嬰堂歪個燈兒之後再說，斯爲頗費躊躇，轉臉向羊頭，邁開口了：

「到哪里呢？歪燈兒究不如多打幾圈牌。牌是越打越有勁；抽烟，我是沒有癮的。」
「今天自然是到育嬰堂去。」這個「自然」是肯定的語句。個中情勢邁也是明白幾分的，如是打從倉巷裏走了。

從育嬰堂後門進去，比較地容易聽見廂房裏的聲音。剛雙雙進去，喊羊頭的聲音已經襲擊前來了：

「你不來，去找羊頭了！他怎麼還沒有來呢？」

「來了，來了，」羊頭和鬮邊應聲而進。

「奉命特別開放，今天有牌了。不要抽烟，動手動手！」花郎地牌倒上棹面了。老陳鬮鬮不勝悲傷地從烟榻上被拖起來，羊頭想填補上去，剛一倒下，還是不准拿起烟槍，拉上棹子。沒有癮，不要緊的。

鬮邊却被擠落于牌伍了。只得靠上烟燈。這時，細心看那房中僅有的女人；會心幾成，即想另去報告消息。烟也不要再吸，「羊頭！我出城了！」招呼了一聲從來處後門出去了。

興興頭頭地跑到了角石市，目的是到姐姐家中。順便也到店中望了一下。

「媽媽好些了？」進門問了一聲泉兒，就走進內室裏去了。鬮邊舅父來了，鬮鬮來了一陣融融的春風，大家都面現歡容，表示歡迎般。他來了，總是有消息可聽。這從經驗上，大家不必問，他是要自動報告的。

「大母舅要討小老婆，好了，我來告訴你們！」來了，大家望着他。鬮邊舅父，外甥面前，他是未嘗有所架子搭，大家覺得還沒有什麼隔膜。外甥對他都親善得多了。大母舅呢，一副深染尊嚴的面孔，雖然是日益褪去顏色的成分，然而他却總捨不得那面孔，鬮鬮那是一類

靈珠，冬日可以避寒，暑天可以去熱，一年四季都戴着。

此刻這個消息一佈，怕不要有損他幾分尊嚴。大家心中微妙地一動，張目等候詳情的申明。姐姐病了，也有許多天沒有見他來看看。倒不是忙着這個事情麼？心中不敢斷定，姐姐可以原諒他的。他的事情太多了，城裏華盛他有事要管，城外華昌他也要管事，華興的事他也要問問的。近來常常聽過他訴苦，忙還說呢。

「媽的，一天累到黑，到夜裏睡覺的時候想洗洗脚，水都還得自己動身去取。鳳仲平，他電燈一着，把眼些微一結，鑰匙一交，就跑回家去了。我呢，往鬼地方跑呀！圈都沒有個安身的地方。下起雨來，床面前，就要擺放接水的，店裏真太壞了！至于每天三餐沒有兩頓飽，也都是急急忙忙地吃下去。事，雖然多我却不能苟且。」

一個人這般地勞碌，鬚鬢真不把生命看爲自己的。然而噫，他苦他自苦，誰叫他這般「勞頭」呢。看兄弟鬮還好得多了，雖然是弟媳婦好，這自然是好的第一個原素，弟弟有了，但他的人也灑脫得多，事雖然是做，有快活他却去尋，今天有的玩，也樂牠一回，明天的事，放着明天再講。

「所以說人底心看不見，」病人在床上說，「怎麼就這麼快弄好了？」

「我來說給你們聽，是這樣的：那個女人，我看見了，從前是在黃石港堂子裏。李散宜，你們曉得，他從前和她很要好，當日曾就答應她，幫她尋一個人從良。這次那女人來到漢城，就找着了散宜。以後，並不久，散宜就把她帶到大哥那里，兩人介紹起來。如是呢，——哪曉得就不幾天弄成功了。好，我也去討一個喇！」灘邊說着手舞了起來。

「不要瞎說！」斬住他的嘴，姐姐却還是願意多知道一點那個女人的情形。灘邊說很好，還望姑爺都贊成了呢。姑爺說，女人皮色黃實，是個不調皮的老實人「你說，他都贊成了，怎麼不成呢？啊，姑爺也把杜家埠那個女人討來罷。」轉臉吐了一口沫，問外甥們的意見了。

「你們贊成這回大母舅討妾嗎？該不贊成罷？」心裏呢，實在是想得一個正面的回答。

「贊成，啊，贊成！」

「你們怎麼也贊成呢？你們是新人物呀！」

「但是要和鄉下的舅母娘離婚呀，原來這就不是討什麼妾，是另娶啊！」

「瞎說，瞎說！」

「什麼瞎說。不這樣怎樣？」

「那倒容易。只要瞞住鄉下的就是了。」病人也坐了起來，向坐在對面的一個女人有所言講了：

「鄒師母，那鄉下的舅母娘真是不成啊。人不忙清楚，家裏不時因為她吵得妯娌們不安。家裏請的長工都被吵得不願做了，真是沒法想啊！她是小時抱來養的，大母舅真一點也沒有快活過，現在總不想回家裏去了。我們都想他太可憐，贊成他討妾。投一個好照顧的女人，舒服一點，安心做事。」一點言講姐姐約略說的好像就是大母舅討妾的理由，雖然據慣例討妾可以不要理由。

因為想為弟弟謀一個好照顧，女人說要好一點纔好。如今雖然有了人，但還沒有看過，說想看看呢。攛說可以，他要去找羊頭商量。

「什麼時候可以帶來呢？」攛出，奔赴他的使命，希望早日玉成其事，雖不想沾功自居，玩玩也是熱鬧的啊。說道，「儘快儘快，我去找羊頭，找他去和大哥說呢。」

剛是上燈時分。

趣

致

三五

(26)

「客來了！」房裏的人會心了是什麼人來到。進來的看看果然是一個披絨圍巾的女人，大母舅也來了，另一個是羊頭。邈邈却不見。

大母舅笑容可掬。損失了不少尊嚴氣色。

新客生分地中人擺布了一回，坐了一刻，已經走了。姑爺却回了來，面色不常。

「雜種東西！我看靠不住呢，快去找大母舅來！」大家哪曉得那又是午嘉的婚約有了不穩的信息來。

過不多時，母舅找了來，興緻落落地。

在隔壁房間裏，姑爺和母舅直談到深夜。結果寫出了兩封信，預備明天就快信寄給午嘉。兩人大事商妥當了，鬍鬚農夫收了他們的秋穫。

「你底事成了麼？」姑爺笑着把母舅的精神提起。

「我還有躊躇——不過我的一封信還得加一句，說我初十就要到懷安去，要急些。那使不有時間讓他費唇舌。」

「是，我一堅決。看他怕不怕。你一壁催促，是呀，『苟不然者，爾爲爾，我爲我，父

子關係，從此斷絕。」看他怕不怕。」

「太急了，該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罷？」

「不會的！」堅決地一搖頭，原為背有千鈞，髣髴不得已也般。

「老大由了他，老二，老三，老四不都是要尤而起效之麼？隨他這麼容易，我置身何地呢？所以一發就要制住，——把你的信拆開，加上去罷。今天初三，來不及，來不及！」

增補的工作也竣事。

「事情真古怪啊！你說，我如今弄這個女人啊！世事真是趣致極了。——到底你看她怎樣呢？你就只曉得替兒子着想，不知道你為哪宗對於定媳婦這樣急急乎的？」尾句含有飄渺的諷規的悵意。

「唉，真把我弄得幾乎無法自處喲！還譚什麼趣致？苦煞了我！來世再不養兒子了！」臨時開了一個燈兒。烟燈象徵了他倆的心情趣致，一時閃閃焰光，片刻又黯然不明，挑撥燈芯一下，又閃光。

棧房裏第二天有牌，牌棹上，母舅趣致融融。

「紅中！」新自省 歸來的舊日同學口裏叫着碰出去一張牌。

「對了！」母舅翻倒一雙。

「好的，你是走上「紅星高照」的運了。我們今天有人請客了。」

「什麼請客呀？」

「粧什麼正經！對不起，昨夜冒昧地到過育嬰堂，看新人很好。」

「莫說莫說！我正在試驗，還有猶豫呢。將來再請你們，若是將來成功。」對手碰出一張四洞「對，和了！」

融融中新客看着當年的同學。記得是不滿家庭的婚姻的他，灰心失意于學業，竟棄了學校；今日的趣致，可是不同了。宿交的論調，歲月悠久矣，風塵侵淫，不復見其面目。也不必致什麼感慨罷，殺那間新客觸起來舊事，即刻也就回復了新的意識，不見迴憶材料的蹤影半分。

但是這其間，他受了不少的辛酸，友人哪能知悉。可謂苦矣半生的人，好像今日開始走進了春天的門，幸虧今天友人沒有提起舊情，不然難免勾起新舊意識在內心的鬥爭，昨夜烟燈旁已有了經驗，真的，豈祇有違自己的宿願，簡直是學了法子殺人，昨夜的那信，不知其

酸醅止拾哪里？！

開始進入春天的門，看見了閃爍不靖的曇雲。曇雲的寄托，就是某也會得弄來做妾的人。這是苦矣半生的醞釀結晶。維願曇雲是歷劫不變的晶品，伴他一生！

玫瑰色的氛圍之下，扔不過衆人的紛紜。十六圈麻將之後，到底自己破例的做了一回主東，引領賓客上了酒樓，報酬了八元三角。

暢懷盡興，席中人忘記了時辰；只剩時辰自己在那里計算昨夜烟燈旁的信的行程及其將來的感應。

一九二八，七，廿六，粘嶺。

趣

致

二九

胡蝶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半

這個集子是十個有着關連的短篇，作者在敘文中說：我不是個無情者，我底顯不出我底情愛，只是爲着環境的拘束，掙不脫這拘束，是所受心之創傷未愈，現在無論如何，心所愛想的總得想，既然想着了總得寫出來，盡量的寫出心中所蘊蓄的愛情的結果，便成了這個集子，有兩句詩代序「窗前飛過花胡蝶，遊絲一縷任風飄，」可見作者下筆時的心情和含義。

太遲了（童話）

琴川

小朋友，你聽見這個故事過麼？

有一位小朋友，無論什麼事都做得很慢，不是他做事做得慢，是他心生得不會急。他到學校去，總是緩緩的，動身已遲了，路上還慢慢地走，一些也不心急。到學校，課總已上了。他還是不着急。有一天全家到郊外去旅行，爸爸，媽媽，姊姊，哥哥都已在里門口等街車。他還安心地在家裏。外面街車已經嗚嗚地叫着跑來了。他底爸爸大聲叫他快來，他那時才緩步走出來。等他安步到里門口，街車已不耐等跑去了。他才心慌，趕緊追上去，想追上去跳上車。但是車越走越快了。媽媽，姊姊向他招手，爸爸叫車夫把車停下，但是街車不能隨便停的。他緊緊追上去，越追越沒有力氣了。他大聲喊：『太遲了！太遲了！』

小朋友，覺得這個故事有趣麼？我還有一個比這個更有趣的故事哩。

曾經有一位很美麗的姑娘，真是個美麗的姑娘，我還不會看見比比她更美麗的姑娘過，照我說起來，她是天下最最美麗的人了；或者小朋友底小姐姐有她一樣美麗。她底手又白又柔，含笑的小小的臉含着兩枚蘋果，走路時候的身體軟得像一支風中的楊柳。小朋友，你倘若

不相信，拉你們小姐姐底手去仔細看一看，抱了你們小姐姐底頭頸仔細查查她底兩頰看，不是嫩得像蘋果麼？走路時候的美態，你們更容易可以看到的。她底美麗，真叫我不知怎樣說才好。

她很高興，因為她知道自己很美麗。她每日早晨到池旁去，向池水照照自己的影。小朋友，那時還沒有鏡子哩！照見這樣美麗的容貌，真使她高興極了。向池旁野草賽美，池旁的野草，那里能如她美？向池旁野花賽美，池旁的野花，那里能如她美？池旁的野草，野花都自愧不如，怕羞地垂頭了。

她底美麗底聞名，一天一天傳播開去。天下各處的人都知道她底美麗。天下的王子，公子，少爺們都不怕跋涉遠路，從遙遠的地方來，向她求愛。

小朋友，你們知道她是多少的嬌傲麼！她不把那些人放在心上，她在各人身上心上，尋出各種缺點，不是虛偽，卑鄙，自大，貪婪……，就是瘦弱，肥胖，短小……。

她揮手叫他們去，『我不愛你們，你們這些虛偽的，卑鄙的……東西！你們那里配享受美麗，而况像我這樣的美麗！去！你們這些虛偽的，卑鄙的……東西！』

在空中飛過一個愛管閒事的天使，他代那些失望的人們不平。他立即變做一個可愛的孩

子，走到她面前來。她在他身上心上，尋出比一切更高貴的……『天真』。

她愛上了他，她留住他在家中。她做他小母親。小朋友，他多麼幸福喲，有一個這樣美麗的小母親！她以她底至純潔的愛心撫養他。

光陰很快的過去了。他已是一個二十歲美貌的少年了。越發使她更愛他，這樣的愛他，她不能離開他。

有一天早晨，他忽然不見了。在他底桌上留下一封他向她告別的信，信裏有這樣的話：

「……………你正美麗的時候，你愛上了我，那時我還少，恕我不能領受你底愛情。

現在我已長大了，恕我仍不能領受你底愛情，雖然你還是這樣愛我；因為你已不美麗了，不配來領受我青春的愛！……………」

這真使她悲傷極了，小朋友，她是這樣的悲傷。她奔向池旁去，向池水照照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不美麗。她在自己額上發現時光老人所留下的縐紋！池旁的野草，野花都昂着頭嘲笑她。

『唉，太遲了！太遲了！』她這樣的嘆息。她恨這樣鏡面的池水，既照見她底美麗，爲什麼又照見她額上底縐紋呢？她一躍跳入池中，來打碎這如鏡的池水。

語絲 第四卷 第四十八期

五四

在她投水的地方，不久就生出一朵比一切野草，野花更美麗更純潔的花，這就是荷花！

蚊子的搖籃歌

立之

小乖乖！莫要愁，莫要啼！

媽媽已排人肉筵，

爸爸正醉血釀酒！

待你翅膀長成了，

隨時便可共赴宴。

不可看秋蟬的高歌閑閑，

知道這是上帝賞賜我們的酒漿。

須要學螞蟻的終日急急，

爲的是人們自己爭喫掉了人！

一七，一〇，二五，於廣州

若有其事

許欽文著
實價三角

這由十四篇短文集合而成，是作者於幻象的殘象付印後繼續在杭州寫的；其中有着戀愛的故事，有着殺人和被殺的記載，也有着好些變態心理的描寫，好些取材於自號革命青年其實原也是劣根性非常豐富的小資產階級的。除狼叫的羊，牛頭山和鬼白形式略異，正如大半年來西子湖濱常見到的情形。末篇伏中雜記更多清黨後恐怖狀況的紀實。但也並非全然灰暗，如課餘，也寫着好些鮮明的希望。陶元慶先生作書面。

自 慰

東 山

面對着鏡子，

我向鏡中人嫵媚地笑了；

這樣——心內很是慰安，

因為世界上沒有人會這般向我笑過。

夜深時輾轉地睡不着了，

我輕拍着自己的心，低唱着睡歌——像慈母對幼兒一般；

在夢中我忘了我曾是一個沒受過母性愛的孩子。

這樣——我安然熟睡了，

我遍對朋友們說，「我唯一的愛人死了！」，

他們都同情我，我的心也似真有了着落；

(37)

自 慰

三七

語絲 第四卷 第四十八期

三八

這樣——日子久了，

連我的靈魂都忘了我所說的會是欺人的假話。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三日夜深時。

給 M

少仙

M，讓我在這裏感謝你的盛意，現已一路平安直抵東京了。也許此時你還正在懷念黑海風濤，輪船簸盪，語言隔膜，異國生疏；……這雖然都是事實，但在久慣漂泊的我，凡旅客所備嘗的艱辛，我都習以為常了。

M，你恭維我的話，只增加我的汗顏，這一次的出國，也是抱着夢一般的憧憬，異國風光，只有在夢中是明媚的；誠然，我以前也做過這樣好夢：如夢裏的西湖，夢裏的江南，都是清幽，淡雅，纖麗；明潔；但一踏實境，這夢就給粉碎了！最後只有咒詛。這一次仍遭了往昔的厄運，我夢中的櫻花世界，原來是黑霧漫天，沙礫徧地。……

到此將及兩週了，聽我告訴你這兩週中所見所聞所經所感吧。

我現住府下——即市外——一個貧民窟中，房子活像一只鴿籠；至於芳鄰？就是火車與電車道！我真佩服日本火車電車之勤勉：約在早晨五點多鐘吧？鴿籠中纔透進了乳白色的微光，窗外已轟轟轟，嘖嘖嘖，嗚嗚嗚，咚咚咚響開了！一直響到夜十二點，穿梭般的隔不到五分鐘。每逢這兩種傢伙經過時，籠中的棹椅就嚇得索索亂抖，牠們對於異國的孤客，似乎

給

M

(40)

特別要顯出威嚇來，走到窗下先獅吼虎嘯幾聲，然後是一溜烟塵風馳電掣如一系列怒馳在疆場中尋仇殺敵的馬隊似的過去了！接着的又是……

十二點鐘以後算安靜了，似乎可以靜睡一下。想睡嗎？嚶，聽吧！在你甜蜜的鄉夢中，會忽然嗚嗚地吹起進攻號，隆隆地開起大砲來！好幾次我驚惶的從被中爬起，迷惘的以爲是軍警又包圍起來了，稍一清醒，纔知是夜班的火車，因了夜間的寂靜，所以也格外顯得威風八面了！頹然的重鑽進被中，神經總得半小時的震動，在素即神經衰弱的我，每晚都得鬧睡覺的恐慌。

其次再談到衣，在國內每逢看到日本人，心裏老是想：日本事事都仿效歐美，何以放着輕便爽利的西服不穿，偏要穿那樣擁腫的和服，蹣跚的木屐呢？現在纔知道和服木屐的妙用了。原來日本的房屋，牀與地是不分的，一進門可以說就是牀，我們初時因爲穿的是西服，踏的是革履，每逢進門都得掀起屁股來解帶脫鞋，出門時又得蹙着紅臉擡起來往腳套上，結；麻煩極了，吃力極了！並且穿着西服總不能像裹着和服的那樣舒展自如的在席地上滾，臥；百聞不如一見，百見不如一經，嗚嚶！原來和服和木屐的妙用就在此。現在我也儼然是一個大日本帝國的國民了，可惜被革履囚禁過的腳指都分不開家了 勉強用木屐上的綁帶塞

入指縫，走起路來活像初放了足的纏足女人，並且近來指縫中被勒得皮開肉綻而血淋了，苦哉！至于和服呢，我倒喜歡穿，因為穿起來很像個和尚，在國內時久想作一身袈裟穿，終格于物議沒有作到，現在可以說遂了數年的宿願了。

開首寫時本打算把見到的經過的詳細都寫給你，寫到這裏，覺得太有點無聊了，恐怕空糟蹋了寶貴篇幅。讓我簡單告給你一些我們以前理想中的留學生吧！

在船上時遇見一位山東C君，——日本某著名私立大學學生——承這位C君如稔友一般的指導，給我這初次孤身出國而又不通言語者很多便利，我對於C君的熱誠，真是一銘感五內了！這樣說來對C君不該再有什麼譏言，但我想給你一個留東學生全部輪廓的印象，在我認識中，C君比較最久而最熟，並且C君更係教育部派來的官費留學生，知識德行，當然在一般留學生之上，是不啻留東學界之表率也，所以就順便請C君作一次模特兒，對C君倘有不敬之處，只有萬祈原諒了！

箱中偶然夾帶來一本三民主義，無聊中取出在船上看，引起C君的輕蔑了。

「三民主義是幾千年前講爛了的陳腐玩藝兒，孫文又拿來當寶貝了，現在國內也奉爲了聖書，其實這種書誰都能夠作出的，用不着看！誰不知道？……」

我紅了紅臉把書撇在一傍，心裏慚愧的想：「在留學生面前隨便看這沒價值的書，當該被輕視的，自恨自己太不留心，自取其辱！」想罷又懷疑起來：C君所謂幾千年前就有的「舊玩藝兒，」不知是指中國還是外國？如果是外國呢？只恨孫中山不該標竊人家的「舊玩藝兒」來騙我們這不懂洋文的小子；要是中國呢？似乎又和沒有留過洋更沒有上過大學的「道友——見前幾期語絲——議論一致了，道友會說過三民主義是「脫胎於禮記，」因為開首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但按C君口氣推測，似乎指中國幾千年而言，因為C君所談的盡是中國國粹怎麼當保存，舊道德怎麼當尊重；並且大學院之廢除祭孔，C君和道友表示同一憤慨的。C君既是這樣留心國粹，當然知道三民主義是幾千年前的「舊玩藝兒」了！

C君又問我到東後預備習何科，我說：「在國內是學法律的，以後打算改行學文學，但C君立刻露出嚴整的態度，帶着教訓的口吻說：「從國內遙遠的跑來學文學，太不經濟！中國現在缺少的是道德和科學，文學于中國無補！」我很接受C君的教誨，東洋科學雖好，可惜我壓根兒就與科學無緣；至於道德呢？日本各公私立大學又沒有特設的道德班，要有，這倒是一樁投機生意！南北當局都正熱烈的提倡道德，將來掛一塊道德博士招牌回了國，正不愁有摩托車墊屁股呢！可惜只得把C君的雅意辜負了！我漸漸地考查C君所以同情於道德和

科學的緣故，原來C君一方是耶教徒，而一方又係某大學之工科學生也。這樣說來，道德與科學，當然要被C君拉來結了婚！

我同C君剛一走進中國食堂即圍攔來十幾個方帽制服的大學生，除了和C君寒暄外，就問到革了命的中國有什麼新氣象？在蔣介石部下作事一月多少錢？馮玉祥部下二月多少錢？南京好活動不好活動？北方人在南方佔不佔勢力？及至C君大略的告訴他們，接着就是一陣臭罵！罵革命，罵國民黨，罵孫文！所以要罵的原因是：革了命也是有官沒有錢，並且北方被蠻子征服，沒有應了張大帥「向來是北方征服南方的」話，這是北方的奇恥大辱！罵完了就是拍着棹子喊開飯，笑，打，吐痰，吸煙，大唱，在國內飯館所看到聽到的應有盡有：「誰的女房主年青漂亮哇」，「國內的女學生都剪了髮衣服緊包着屁股哇」，「在電車中和一個赤着臂的女生換了一下哇」；「呼盧呼盧的喝湯聲，噉扎噉扎的嚼飯聲，哇~~~~佩，~~~~哇佩，~~~~的吐唾聲，叮叮噹噹的碗碟聲。——

M！「換換空氣」，是我出國的志願，現在覺得有點靠不住了，自然界之有支那人，也和有毒菌一樣，饒你走到那裏都是佈滿大地的。

依了你的願望，這封信就在語絲上發表，至於你能不能見到，那權在編輯先生了。

後告：此處剪髮的女子名曰：「不良少女」，長髮的青年名曰：「不良少年」，都要受警察干涉的，虧了C君的先告，我打算最近到理髮館去推了這幾根煩惱絲，不然，恐捉將官裏去！推光最保險，當以大丞相田中之頭爲標率也！

一九二八，九，一九，于日本。

隨感錄

二〇八 殺姦

北 斗

十一月二十七日世界日報上法庭旁聽記的題目是「楊家莊捉姦殺雙案」，下註「原夫把奸夫淫婦一對人頭——裝在口袋裏去投案。」宛平縣的農人曹殿元因妻曹劉氏與張寬通姦，把這兩個都殺死了，這並不算什麼奇事，但記事中有一節話却很有意思。「曹被衆人這樣一恥笑，就打算要殺張寬。但是殺人是要抵命的，所以幾次動了殺念，又嚇回去了。後來曹在無意之中聽見人說，大清法律上寫的有條文，說捉姦捉雙，要把男女兩顆人頭同時砍下來，那是不要抵命的。曹本是一個無智識的人，聽見這話，他也不知道前清法律現在是不適用的，所以聽見有幾個人這樣一說，他就下了殺人決心了。」結果是在今年「古歷九月初十日」他遂犯了上邊所說的捉姦殺雙案，在北平地方法院審理中。

這件事自然就令人聯想到十一月廿五日京報上登載的「某軍擱驗拘辱法官案」上去。據

(45)

檢察官運壽庚在北平法官全體會議席上報告，「本法院於本月十八日夜十一時准公安局北郊區署電稱，第三分署界內大有莊十字街上有曾姓婦被現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十五軍第二師參謀曾賢岑用槍擊傷下身二處，旋即抬回十字街頭九號（即曾賢岑之家），因傷重身死，請速檢驗等語。十九日上午九時十一時又接該區署電稱，該曾姓婦即係曾賢岑之妻，因平日不安於室，致被曾賢岑用槍擊死。現該屍業經第二師長張顯會迫令抬往大有莊馬圈東空地內掩埋。」結果是「檢驗之際突有兵弁數十人蜂擁而至，均各持手槍，驅逐在場警察，並以手槍迎面威嚇壽庚及書記官署長署員等，迫令離開屍場，聲勢極為凶暴。其時環觀民衆數百人均紛紛逃散，秩序大亂。壽庚觀此情形，當即離開數步，該兵弁等仍持手槍追隨，迫令同赴該師團部，至團部時該兵弁等猶聲呼毆打，幸未下手。」

關於所謂摧殘法權問題我們不想討論，因為一則對於法政完全是外行，二則雖然「拘辱」倒底比張宗昌之槍斃高等廳長要好得多了；究竟晉軍是國民革命軍，又有某當局在平坐鎮，距大有莊不過二三十里路，不見得會鬧得怎麼厲害的。我所覺得特別有意義者是，上邊所記的兩個案件都是殺姦。宛平縣農人曹殿元因其妻曹劉氏與人通姦，遂實行捉姦捉雙，根據了「大清法律」。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第十五軍第二師參謀曾賢岑因其妻曾李氏「不安

於室」，用手槍把她打死在十字街頭，根據了——軍法？

中華民國的法律是不承認殺姦的。農人是「無智識」的，軍官是有槍的，都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法律。說他們是無法律那也是太冤，不過他們承認更古的法律罷了；許可殺雙的大清法律比中華民國古，許可殺單的自然比大清更古了。表面是中華民國，也有了民國的法律了，然而上上下下都還是大清朝或以前的頭腦，確信「女子是所有物，犯姦該死」，只看這兩件殺姦案可以為證。中國現在到底不知道還是什麼時代，至少總還不像民國，連人權都沒有，何論女權？——我看那班興高采烈的革命女同志，真不禁替她們冤枉！（你們高興什麼？）